

经典散文译丛



JEAN-HENRI FAB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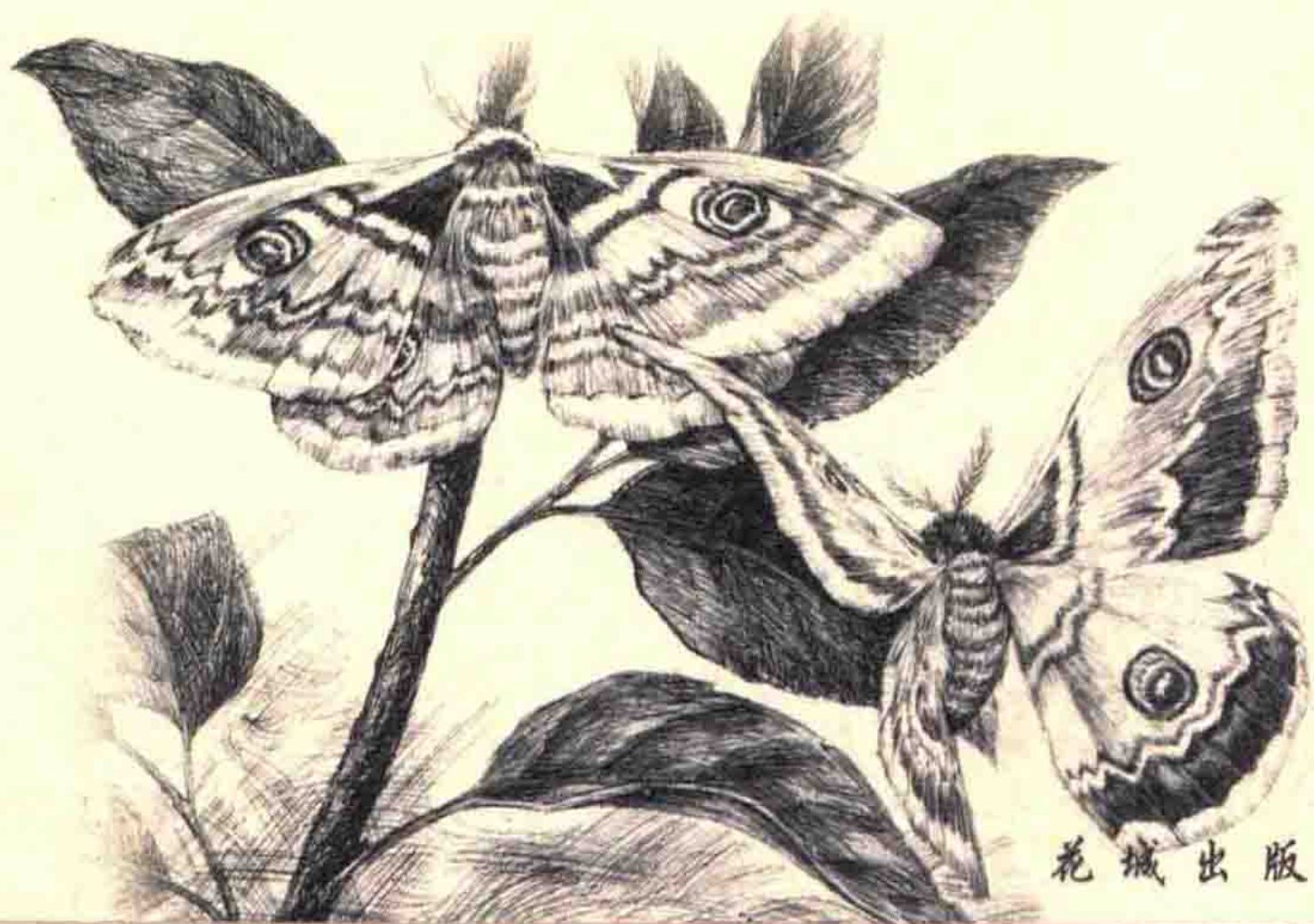
SOUVENIRS  
ENTOMOLOGIQUES

ÉTUDES SUR L'INSTINCT ET LES MŒURS DES INSECTES

[法] 法布尔 著

昆虫记

卷七



花城出版社

JEAN-HENRI FABRE

ÉTUDES SUR L'INSTINCT ET LES MŒURS DES INSECTES

#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

## 昆虫记

(修订本)

卷七

[法] 法布尔 著

张广学 学术顾问

吴模信 译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### 昆虫记 (1-10 卷)

(法) 法布尔 (J-H Fabre) 著; 梁守锵、吴模信、鲁京明、邹琰、方颂华、姜洁、高云松、周贻莹译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3.5

书名原文: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ISBN 7-5360-3359-1

I. 昆 ...

II. ①法 ...②梁 ...③吴 ...④鲁 ...⑤邹 ...⑥方 ...⑦姜 ...  
⑧高 ...⑨周 ...

III. 昆虫学—普及读物

IV. Q96-49

责任编辑: 邹靖华 秦颖

封面绘画: 白光诚

技术编辑: 赵琪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6.125 10 插页

字 数 2,350,000
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2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6001-1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359-1/Q·1

定 价 (共 10 卷) 198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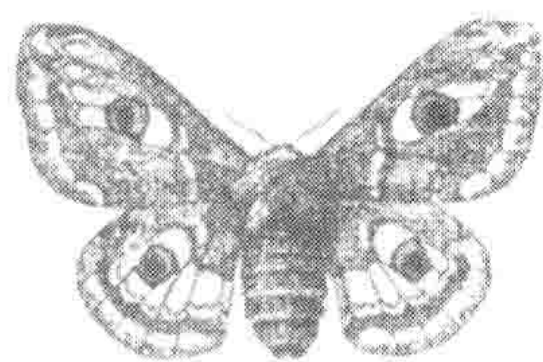
# 昆虫记

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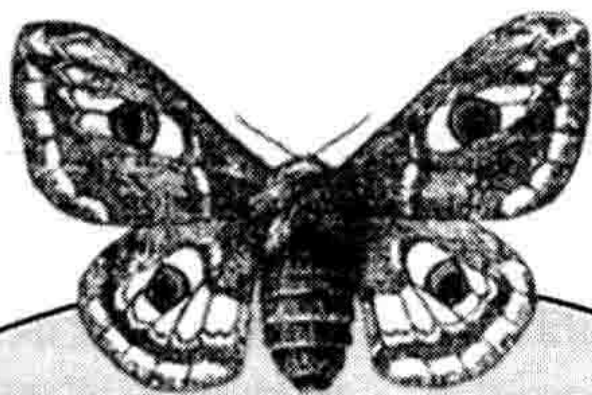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大头黑步甲 .....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装 死 .....     | 13  |
| 第 三 章   | 催眠状态 自杀 ..... | 24  |
| 第 四 章   | 老象虫 .....     | 37  |
| 第 五 章   | 色斑菊花象 .....   | 49  |
| 第 六 章   | 熊背菊花象 .....   | 65  |
| 第 七 章   | 植物性本能 .....   | 75  |
| 第 八 章   | 欧洲栎象 .....    | 84  |
| 第 九 章   | 榛子象 .....     | 99  |
| 第 十 章   | 青杨绿卷象 .....   | 111 |
| 第 十 一 章 | 葡萄树象 .....    | 120 |
| 第 十 二 章 | 其他卷叶象 .....   | 129 |
| 第 十 三 章 | 黑刺李象 .....    | 140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叶 甲 .....    | 157 |
| 第十五章  | 叶甲(续) .....  | 167 |
| 第十六章  | 牧草沫蝉 .....   | 178 |
| 第十七章  | 锯角叶甲 .....   | 191 |
| 第十八章  | 锯角叶甲的卵 ..... | 201 |
| 第十九章  | 水 塘 .....    | 210 |
| 第二十章  | 石 蛾 .....    | 223 |
| 第二十一章 | 蓑蛾的产卵 .....  | 239 |
| 第二十二章 | 蓑蛾的保护层 ..... | 256 |
| 第二十三章 | 大孔雀蛾 .....   | 271 |
| 第二十四章 | 小阔纹蛾 .....   | 290 |
| 第二十五章 | 嗅 觉 .....    | 302 |





## 第一章

# 大头黑步甲

打仗这个行当对精明强壮的人来说，也不见得就得心应手、驾轻就熟。瞧瞧步甲这个昆虫族类中狂热的喜好打斗的家伙吧，它会干什么呢？在技艺方面，它一窍不通。然而，这个荒唐愚蠢的刽子手穿上那件齐膝紧身外衣时，倒也相貌堂堂、雍容华贵。它身体闪着黄铜色、金色以及佛罗伦萨铜色的光辉；它穿着黑色衣服，衬以闪着紫晶光泽的滚边；鞘翅装配成护胸甲，再戴上有凸纹和凹斑的小链条。

步甲容貌俊美、身材苗条、杨柳细腰，在我收集的昆虫中大名鼎鼎。然而，这只不过是为了供人观赏而已。它是个疯狂的刽子手，我们不要对它有更多的要求。古代的



贤哲把大力神海格立斯<sup>①</sup>描绘为长着傻瓜脑袋的家伙，的确，如果这个神仙只有一身猛劲蛮力，那么，他的优长就不怎么大了。步甲就是这样。

看见它打扮得这样富丽堂皇，谁还不愿意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呢？这个对象，正如地位卑微的普通人对我们大谈特谈的那样，很值得写进故事里。但是，我们可别期待这个凶恶残忍、掏肝挖心的家伙，有任何值得写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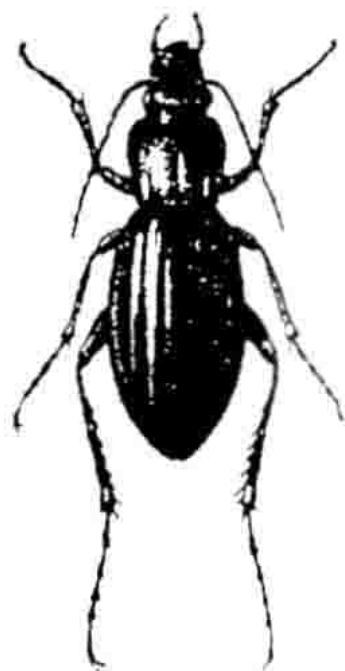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昆虫海盗是怎样干它那勾当，是不难看到的。我用一只铺着一层新鲜沙土的笼子饲养它，散布在沙地表面的几块陶瓷碎片充作岩石下面的隐藏处，一丛插在笼子中央的细草形成一片草地，住在这里非常惬意。三种昆虫组成了笼子里的居民，它们是：粗俗的园丁金步甲，它是园子的常住主人；难以对付的革黑步甲，体色深暗，强壮有力，它是墙脚下野草茂密的矮树丛中的探险者；稀有的紫红步甲，它用带有金属光泽的紫罗兰色把自己乌黑的鞘翅装扮起来。我用蜗牛喂养这些居民，其中一部分蜗牛的甲壳已被我摘掉。

这些步甲乱糟糟地蜷缩在陶瓷碎片下面，一见可怜的蜗牛便飞奔而来。蜗牛先绝望地伸出触角，然后缩回。三只、四只、五只步甲，同时先把蜗牛带有钙质微粒的外壳上鼓突下垂的肉吃个精光，这是它们最喜爱的美味。然后突然间，它们用大颚这把结实坚固的钳子，在涎沫中把一片碎肉拉来扯去，拔出来后，便退到一边，从容不迫地把

---

① 海格立斯：希腊神话中的英雄，宙斯之子。在艺术作品中，他的形象是个扼杀两条蟒蛇的婴儿，或肌肉异常发达的青年。在现代语中，海格立斯是大力神的同义词。——校注

肉吞下肚子。



金步甲

这时，一只步甲的足湿淋淋的，布满黏性液汁，黏得满脚都是沙粒，好像穿上了沉重的、妨碍行动的护腿套。对这玩意，这只步甲倒也并不在意。它的身子变重了，跌进泥坑；然后，它又踉踉跄跄地回到猎物那里，去取另一片肉。它还打算过一会儿把弄脏的靴子擦亮呢。另外一些步甲静止不动，就地没命地吃起来，身子前部全都被涎沫浸湿。大吃大嚼持续了整整几个小时，当鼓胀的肚子托抬起鞘翅，让尾部裸露无余时，它们才离开了猎物。

革黑步甲更喜欢阴暗的隐蔽角落，它们离开其他步甲，单独结成团伙，把蜗牛拖进陶瓷碎片下面的巢穴，大家一块安安静静肢解这只软体动物。它们很喜欢蛞蝓，蛞蝓比有甲壳保护的蜗牛容易肢解。此外，它们还认为小壳螺的肉美味可口，这种螺在背部后端有块好像弗里吉亚帽子<sup>①</sup>的钙质鳞片，野味肉很硬，涎沫较少，味道略微逊色。

我打碎一只蜗牛的甲壳，让它失去保护；于是这群好斗的家伙贪得无厌，饱餐了这只蜗牛。这本来没有丝毫可以自豪的地方，却突显了金步甲的大胆妄为。我让一只金步甲饿了几肚子，使它的食欲旺盛起来。我给这个园丁一只活蹦乱跳的松树鳃金龟。和这个园丁相比，松树鳃金龟是头巨兽，是狼面前的一头牛。这只肉食虫子不怀好意

<sup>①</sup> 弗里吉亚帽子：一种红色锥形高帽，帽尖向前倾折，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。——校注





地在这只温和虫子的周围转来转去，伺机而动。它向前冲去，但又迟疑不决，于是向后退缩，接着又卷土重来。现在，巨人被打翻在地，金步甲肆无忌惮，拚命啃咬巨人的身体，搜索它的肚腹。它把自己的半个身子扑到肥胖的鳃金龟身上，撕裂它的五脏六腑。这场景如果发生在较高级的社会，真会使人害怕得身上起鸡皮疙瘩。

我又让这个开膛剖腹者去参加更加困难的猎物争夺，这一次，猎物是只葡萄蛀犀金龟，一种像犀牛一样强壮结实的虫子。据说它在甲冑的掩护下，是个不可战胜的巨人。然而，我们的这个昆虫格斗士却对这个身披盔甲、头上长角的巨人的弱点，有鞘翅保护的薄膜了若指掌。在多次攻击被击退后，进犯者仍然接二连三地不断进攻，终于稍微撬起了对手的护胸甲，把头钻到了那下面。一旦步甲钳子般的大颚在对手柔软的皮上打开一个切口，这只犀牛似的虫子就完蛋了，不久以后，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只剩下一副可怜兮兮的空骨骼。

谁想看一场更加凶狠残酷的斗争，那就去向告密广宥步甲提出要求吧。这种步甲在食肉类昆虫中，仪容最漂亮，服饰最华丽，身材最魁梧。步甲中的这位王子是斩杀幼虫的刽子手，即使臀部长得最壮实的幼虫，也不能使它有半点畏惧之心。

告密广宥步甲同大孔雀蛾幼虫的搏斗很值得一看，但是，目睹这样一幕惨剧，实在令人感到非常扫兴。被捅破肚子的大孔雀蛾幼虫不断扭动身子，突然一下把这个匪徒托起，让它跌倒。但它朝上朝下，都无法使匪徒松手。地



革黑步甲

上撒散开来的一堆绿色肠子不停地抽动，杀得发狂的屠夫顿着脚，在幼虫可怕的伤口流血处大口吮饮。这只是这场战斗的简要叙述，假如昆虫学没有让我看到别的景象，我会舍弃昆虫而不会感到丝毫遗憾。

第二天，我给这个吃得饱饱的家伙一些绿色蝨蝨儿和白额螽斯。这两种虫子都有强劲有力的大颚，都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敌手。马上就要开始一场对这些大腹便便的虫子的屠杀，一场和前一天同样狂热的屠杀。继这场屠杀之后，告密广宥步甲又开始屠杀松树鳃金龟和葡萄蛀犀金龟。它采用步甲惯用的残酷策略，但比其他步甲更了解身穿护胸甲、有鞘翅掩护的虫子的弱点。只要供给任凭杀戮的虫子，杀戮就会持续下去，这个饮血的家伙贪得无厌、欲壑难填。

疯狂的杀戮始终伴随着强刺激的气味。步甲会制作腐蚀性的液汁，革黑步甲向抓捕它的人喷射一种酸性喷液，告密广宥步甲用药物的怪味让足趾臭不可闻，还有一些步甲擅长使用爆炸物，像用火枪射击那样，燃烧来犯者的胡须。这些步甲是腐蚀剂的制作者、使用苦味酸盐的炮手、掷炸药的投弹手，全都凶狠残暴，具有打仗的天赋。但是，除了屠杀以外，它们还会干别的什么吗？什么也不会，什么技艺、什么行业都一窍不通，即使幼虫期也是这样。它们的幼虫也像成虫一样，整天在石头下面东游西逛时，一心想着为非作歹。然而，我今天被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吸引，乐意同这些愚蠢的好战的家伙打交道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你刚刚无意中看见某只步甲，它享受太阳赏赐的至福，在小树枝上一动不动。你把手抬起，张开，准备扑下抓住它。你刚刚摆开架势，它就落下。这或者是只鞘翅好





似护胸甲的步甲，它把翅膀从鞘里抽出时，动作慢慢吞吞；或者是只肢体不全的虫子，它失去了翅膀，它不能马上逃走，于是掉落。你在草丛中寻找它，往往会白费力气，如果你找到它，就会发现它仰卧在地，爪子蜷缩，一动不动。

据说，它装死。为了摆脱困境，它施诡计，耍花招。它当然不认识人，在它那个小小的天地里，人类算不了什么。我们的孩子捕捉它也好，学者捕捉它也好，对它又有什么要紧呢？它丝毫不在意昆虫搜集者和他的大头钉；但是，它是知道危险的，它惧怕它的天敌食虫鸟类，鸟啄一下就会把它吞下肚子。它为了迷惑进犯者，朝天仰躺，把爪子收缩起来装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鸟或者别的迫害者就会不屑于理睬它，它于是保住了性命。

根据有人肯定的说法，这只突然被人撞见的步甲就是这样进行思考的。这个花招很久以来就广为流传：以前有两个伙伴，因为走投无路，便在还没有捕到熊以前，就把熊皮预先卖掉。然而，这一次出师不利，遇到了熊，他们不得不赶快逃命。其中一个奔逃时失足跌倒了，于是他躺在地上屏住呼吸装死。熊来到他身边，把他翻来翻去，用爪子和鼻孔检查他，嗅他的面孔。它说：“他已经发臭了。”于是转身离去，不再回头。这头熊真是天真得可爱。

鸟可不上这种笨拙的计策的当。在发现一个窝就是一桩独一无二的大事至福时刻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麻雀或翠鸟因为一只蝗虫一动不动，因为一只苍蝇已经死去，而拒不捕食它们。任何乱奔乱跑的、可供一口吃下肚子的昆虫，只要新鲜味美，都会被欣然接受。



告密广宥步甲

事实上，昆虫如果依靠死亡的外貌来逃避厄运，是大大打错了算盘。鸟儿比寓言里的熊更加深思熟虑，行事谨慎，用它那敏锐的眼睛马上就能识破欺诈行为，不会对它不理不睬。而且，即使这只虫子的确已经死亡，但只要仍然新鲜，鸟儿少不了也要啄它一下。

假如我考虑到昆虫的奸诈行为，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，一些更加紧迫的怀疑就会涌上我的心头。民间说法是：这只虫子装死；这种说法很少注意掂量这个字眼的意义。学者重复民间的说法：这只虫子装死；这种说法很幸运，竟然在昆虫那里找到了阴云迷雾中的几片理性的青天。其实，这种说法既太欠思考，又过分倾向于理论上的奇思怪想，它真的真实可信吗？逻辑推理的论据是不够的，必须让实验来说话，只有实验才能给人确切可靠的答案。但是，在昆虫当中，我首先应该去找谁呢？

我回忆起一件事来，这事要追溯到四十年前。那一次我对自己在大学里新近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满意。我从图卢兹回家途中，在塞特歇脚。我刚刚在图卢兹通过了博物学学士学位考试，这时再去观察海边的植物区系，时机真是千载难逢。短短几年前，这个区系在令人赞叹的阿雅克修海湾附近令我心花怒放。不利用这样的良机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学位并没有授予人故步自封、不再学习的权利，如果一个人真正激情满怀，他就会终生是个小学生，只不过不是书本的小学生，而是世间万物这个知识永不枯竭的大学校的小学生。

七月的一天，在拂晓的清凉和宁静中，我在塞特的海滩上采集植物标本。我第一次采集到高山钟花，这种花儿在浪花拍击的岸边，拖着碧绿发亮的细叶和玫瑰红的钟形花朵。扁平蜗牛，一种奇怪的蜗牛，把身体缩进它那扁





平、流线型的白色壳里，成群结队在禾本科植物上小睡。干燥的流沙露出一列列长长的痕迹，使人想起小鸟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，只不过缩小了些，并且以另一种样式显现出来。在孩提时代，这些足迹曾经使我愉快、激动和兴奋，而今这些痕迹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跟踪这些痕迹，就像猎人跟踪新猎物一样。我每次到达这些痕迹的终点就挖掘，在地下不深的地方搜寻一种漂亮的步甲。我差不多只知道它的名字，它就是大头黑步甲。

我让这只步甲在沙上行走，它一模一样地再现了引起我注意的那些足迹，正是它在夜间寻找猎物时用足标出了这些足迹。天亮以前，它回到窝里，现在什么也没有显露出来。

它的另一个生活习性使我非注意不可。这只步甲一受到骚扰就仰卧在地，长时间纹丝不动。其他昆虫，一些粗浅的研究对象，过去还从来没有向我显示过这样的顽固劲，这样的不动一动。这个细节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，四十年后，当我想实验在装死方面是行家里手的昆虫时，便会立刻想起黑步甲来。



大头黑步甲

一个朋友从塞特的海滩给我送来一打黑步甲。就是在这个海滩上，我曾经由这种灵巧的装死者陪伴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早晨。这次它们乱糟糟地同一些黑绒金龟来到我这里，状态极好。后者是它们在海岸沙地上的邻居。这群可怜的黑绒金龟，多数已被开膛破肚，身体被掏空，余下的则缺肢断爪，身上没有伤痕的寥寥无几。

对这些步甲，狂热的猎手，必须采取

隔离措施。在从塞特到塞里昂的旅程中，在装载它们的盒子里发生了惨案。黑步甲把和平的黑绒金龟当作佳肴美食，敞开肚皮大吃大嚼。

我从前在塞特海滩所跟踪的足迹，就是它们夜间巡查的证据。它们在寻找猎物，寻找大腹便便的黑绒金龟。黑绒金龟的防御物是一副由粘连的鞘翅组成的盔甲，这样的护胸甲在抵抗海盗凶狠的钳子时又能顶什么用呢？

沿海地区的黑步甲是粗暴的猎人。它身体漆黑发亮，像只煤玉首饰，腰部极度紧缩使得它的身子几乎一分为二。它的进攻武器是一双异常有力的大颚，在昆虫中，除鹿角锹甲外，没有谁能够与之匹敌，鹿角锹甲的武器配备得更好，说得准确些，装饰得更好；这个橡树的主人那像鹿角似的长角是雄性的装饰品，不是用来作战的甲冑。

强暴凶狠的步甲，黑绒金龟的剖腹者，对自身的力量心中有数。如果我把它放在桌子上，骚扰它，它就立刻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。它把身体弯向前部的短足，成为弓形，前足有像耙子那样的细齿。它紧缩身体，几乎把身体折为两截，前胸以后的部分好像分裂开来。它高傲地重新抬起身体的前半部，宽阔的胸廓长得像心脏，脑袋硕大无朋。它尽量张开它那吓人的大颚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它摆出架势，敢于向碰触它的指头冲来。我当然不会被它轻易吓服，在摆弄它以前，我考虑周详，而且注意观察。

我把外来的虫子部分安顿在金属钟形网罩下，部分安顿在短颈广口瓶里。两个器皿里都铺上一层沙土，每只虫子都立刻为自己挖洞。它们用劲弯下脑袋，用聚拢成像铁镐般的大颚猛力刨土、翻地、挖穴。它们张开前爪，爪上有钩，把挖出的泥屑聚拢成一抱。泥屑被向后推到外面，在小而脏的家门口耸立起一个鼯鼠丘。小洞迅速加深，通





过一道缓坡到达短颈广口瓶的底部。黑步甲在纵深方向停止挖掘后，转而朝着玻璃内壁干起活来。它在水平方向挖啊挖，直到使这项工程总共增加了三分米为止。

它挖的这条地道几乎全部布设在玻璃瓶的直接掩护下，这倒有利于我在家里密切跟踪它的活动。我如果想观察这只黑步甲在地下的活动情况，只需稍稍抬起我小心地用来罩住短颈广口瓶的罩子就行。罩子不透明，可以让虫子避开讨厌的光线。

黑步甲认为住所已经够长时，便回到进口处。它对这个地方加工得更加仔细，把这个进口修造成一个漏斗，一个倾斜度不断变化的深坑。口子与蚁蛉的火山口同样大小，但更加质朴。洞口倾斜延伸，维护良好，没有一星半点崩塌的泥屑。在斜坡下部是平坦的地道前厅，格斗士黑步甲平时就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六足半开，等待时机。

有什么东西发出轻微的声响，是我刚才带进来的一只蝉。这可是一道奢侈的菜肴，半睡半醒的设陷阱者黑步甲立刻醒来。它摇动因垂涎欲滴而微微颤抖的触角，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爬上斜面上部，它朝外面张望了一下，看见了这只蝉。黑步甲从井坑里腾跃而起，冲出井外，向蝉奔去，抓住它向后拖。由于进口布设了陷阱，双方的搏斗十分短暂。这个陷阱像漏斗那样半开，以便收纳大个子猎物；它下部缩小，变窄，成了一道摇摇欲坠的悬崖绝壁，任何抵抗在这上面都会陷于瘫痪。漏斗的斜坡是致命的，谁一旦越入就无法避免被割断咽喉。蝉的脑袋朝下，整个身子陷进深坑。劫持者在坑里一阵阵拖曳它，把它带进一条扁圆形的地道。地道极端狭窄，蝉的翅膀完全停止了扑动。蝉被拖到了地道尽头的肢解厅，黑步甲担心它会逃跑，就用大颚折磨它，使它完全无法动弹，然后再回到上

面。

占有了美味可口的野味，事情还没有结束呢，现在它要平平静静地把猎物吃下肚子。因此，黑步甲大门紧闭，不让不速之客进入，用挖掘出来的泥屑堆成的鼯鼠丘，把地道入口堵塞起来。它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后，回到下面入席就餐，不再打开它的小藏身处。当蝉已经被充分消化，饥饿再度来临时，它才会再去修补进口洞。现在，这个狼吞虎咽的家伙正在大快朵颐呢！

我在黑步甲的出生地和它一起度过的那个短短的上午，未能使我观察到它在海滩沙地上狩猎的经过。但是，它在囚禁期间发生的事，却足够使我把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我看到黑步甲是一种强悍胆大的虫子，它的敌手身材魁梧也好，蛮力猛劲也好，都吓唬不了它。我刚才看见黑步甲从地下爬回地面，向路过者冲去。还隔着一段距离，它就伸出爪子捉住它们，强拉硬拽，把它们拖到屠宰场。花金龟、鳃金龟对它来说都是平平常常的猎物，它敢于向蝉进攻，敢于用它的獠牙咬住胖乎乎的松树鳃金龟，真是胆大包天的家伙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在自然环境中，它也并不显得胆小一些。熟悉的地点、自自由由、无拘无束地来来往往、无限的空间、珍贵的带有咸味的空气，都使这个嗜斗好战的家伙狂热起来。黑步甲在沙土上为自己挖掘一个摇摇欲坠的出口宽大的隐蔽洞穴，并不是要效法蚁蛉，在漏斗底部等候在滑动的斜坡上踉踉跄跄行走、滚下深坑的猎物。它藐视偷猎者的雕虫小技，藐视捕鸟者的陷阱，它喜欢进行围猎。

黑步甲在沙上的长行足迹告诉我们，为了寻找大块野味肉，它在夜间巡猎。野味肉通常是黑绒金龟，有时是半刻金龟，新捕捉的猎物，它并不当场吃掉，而是用钳子般

